《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回顾了蒙古帝国到元朝时期，活跃于蒙古统治者上层的四个家族：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的起源、封建、仕进、婚姻和家学与家风，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元朝贵族阶级的成分、性质与演变的图景，有助于了解元征服政权的组成与性质。在结论部分，作者总结，四大家族的显贵完全依靠的是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关系；四大家族的历史反映了蒙古帝国是有着浓厚的家产制色彩的封建组织；元朝时期，不仅蒙古贵族的种种特权未能取消，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也发生变质。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首先总结了近来（1988）学者的一种观点：征服状态造成族群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真正的“同化”仅仅在征服王朝崩溃以后，且被征服与征服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往往是双行的“涵化”而非单向的“同化”。本文旨在对此，以及明清以来学者认为元朝汉化最浅的说法，进行实证性的纠正。作者以蒙古人的汉学造诣为研究对象，从蒙古人研习汉学的由来，蒙古人的儒学、文学与美术四个方面，各自给出了具体的案例，以检视元朝时期蒙古人的汉学水平。总的来看，蒙古人的汉学造诣虽较西域人有所逊色，但亦有一定成就，有少部分的蒙古儒者以提倡儒学或推行儒政有功于世，蒙古高门弟子中也不乏有相当汉学功底者。不过作者也认为，即使到了元亡，这一蒙古文士阶层可能也未必是主流，只是在日益扩大。因此，作者的研究虽是对前人看法的纠正，但尚不足以颠覆，元朝蒙古人对汉学的掌握仍较为有限。

《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观察的对象比《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要广泛，后者主要基于蒙古人的中上层，且主要为文士，本文则关注到了作为集体的蒙古人的汉化情况，不限于蒙古菁英。本文虽强调了蒙古人的汉化程度比以前论者所想的深，但作者也认为蒙古人在元代并没有真正汉化。要到明朝代兴之后，蒙古人才得以真正汉化。

《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一文就畏兀儿族的高昌偰氏为例，探讨了一个家族如何超越国家与文化藩篱而不断自我调适以致长保贵显。偰氏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从唐到元，保持政治上的尊荣长达八九百年，是蒙古、色目人中汉化程度最高的家族之一。

《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游寓兴诗集>》考察了一个长期埋没在历史之中的色目诗人及其诗集。作者认为，其人其事可视为元代后期汉化蒙古、色目人的代表，哈剌身上政治与文化认同相互抵牾的情形反映出了元末汉化蒙古、色目菁英的共同困境。

《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通过对元朝、高丽的联姻，审视了两国的关系、高丽在蒙古帝国秩序下的特殊地位、蒙古人的对外政策等问题，对于元朝的对外关系史，高丽历史的研究有借鉴意义。